

# 體壇盛事湧 品牌打造時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體壇熱鬧非凡：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場地單車世界盃香港站，以及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全國男子籃球聯賽總決賽相繼登場，好不熱鬧。看來，自從啟德體育園落成後，香港體壇盛事便一浪接一浪：到2026年下半年，7月底，世界劍擊錦標賽將首次在香港舉辦；8月初，更有六支世界級足球勁旅來港，包括拜仁慕尼黑對陣阿士東維拉，以及國際米蘭、祖雲達斯、曼城和車路士等球隊，屆時球迷又要展開一輪搶票熱潮。

說到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今年踏入50周年，經過多年累積，已成為全球欖球界最重要的賽事之一。要成功主辦一項賽事，除了比賽本身質素，更重要的是如何包裝整個活動：從運動員入場儀式、比賽期間的音樂配合，到營造嘉年華氣氛，讓觀眾除了看比賽，更能盡情參與。球迷可以穿上特色服裝、欣賞樂隊表演、逛遊戲攤檔、享受陽光與音樂，把賽事變成一個3日假期。這正是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能成為成功品牌的原因——即使每天有5萬張門票，依然一票難求。另一個香港體育品牌是渣打

香港馬拉松，每年吸引超過7萬人參與，報名稍遲便可能抽不到籤。馬拉松由1992年開始舉辦，第一屆名為「港深馬拉松」，由粉嶺運動場出發，途經皇崗口岸，以深圳市體育館為終點。當時筆者負責全程拍攝，但只能製作精華片段播出。如今，馬拉松已進入市區中環、灣仔、銅鑼灣及維園，全程更實現現場直播。其實香港馬拉松已發展成熟，若能躋身世界七大馬拉松（悉尼、東京、紐約、芝加哥、波士頓、柏林、倫敦）之外，成為第八大馬拉松，將是香港體育的一大榮耀，讓全球跑手以參與香港馬拉松為傲。

由以上兩大十分成功的盛事可見，要打造香港體育品牌，關鍵在於創意與特色。例如維港渡海泳，若能升格為大型國際賽事，憑藉維多利亞港的世界級海港優勢，必定能吸引全球泳手參與。經過全運會的經驗，中環維港三項鐵人賽及港珠澳跨境單車公路賽也可發展為常規國際賽事。

香港要成為亞洲體育盛事之都，關鍵不在於單一賽事的大小，而在於持續的創意與特色。如能夠善用香港本身國際知名的景點維港、啟德等，把更多本土賽事打造成國際品牌，香港體壇的未來，必將更加精彩。

# 折射的陽光

方寸不亂 方芳

陽光折射出不一樣的彩虹，在特定的角度下，呈現絢麗的生命光彩。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前主席朱凱勤（朱爺）離開了我們，出席他的追思會，有協會會長霍啟剛、體育界名宿貝鈞奇、郭家明、鍾志光、何鑑江、何靜江等，紀念閣展示他生前參與世界各地馬拉松賽事的紀念章、記錄奧運金牌運動員的著作、電視台訪問他的片段……朱爺身上折射的陽光，照得我們睜不開眼睛。

朱爺從事及主理香港文匯報體育版30年，從記者到編輯，獨當一面，專業嚴謹，在同業中享有好評，正因為他馬拉松般的工齡，報社與體育界的人脈、聯繫全靠他運作。報社以外，他又是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長達17年的主席，朱爺得「爺」名，與他德才兼備的人格魅力有關。

體育新聞涉及國際賽事，一個鋪往世界的舞台，他外出採訪無數，涉獵甚廣，但報章版面眾多，再耀眼也未必聚焦；朱爺謙和有禮，低調不張揚，與他同屬部門的同事，在這之前，竟然對報社以外的朱爺所知不多。退休後愛上馬拉松運動的朱爺，跑齡近20年，跑過世界不同賽道，參與中國各城市的馬拉松不計其數，中俄1+1跨境馬拉松，外國如哈薩克斯坦、葡萄牙波爾圖、意大利米蘭、約旦安曼、非洲摩洛哥等都有他的足跡，最難得是，波士頓馬拉松需要成績達標才有參賽資格，朱爺連標參賽了，視為最大榮耀。

運動健將雖然生活自律，病魔還是忽然掩至，面對極端治療，他以運動員鋼鐵般的意志，闖過了一關又一關，在艱苦治療的同時，他依然笑看人生，不讓家人及朋友為他擔心，面對疾病的樂觀，為所有人帶來正能量，在他「人生馬拉松」終點前，留下了一抹又一抹美好陽光。醫院病榻上的朱爺，後期階段仍然醒神，我跟他女兒自我介紹，3人曾經是同部門的同事，朱爺用微弱的聲音補充：「我們4個」，可見他當時相當清醒，情緒完全投入了當年共事的情懷裏。

每個人活在世上，領着不同的「劇本」，演繹自己的人生。少數得到「好劇本」的，一炮而紅做了影帝、影后；領到平庸「劇本」的大多數，不怨天尤人，從跑龍套做起，穩紮穩打練工夫，演好每一個不起眼的角色，正是磨練出來的底氣，相信，領獎台上總有我們相逢的一天。



● 馬拉松賽事中的朱凱勤。 作者供圖

# 溫哥華遇上Labubu

七嘴八舌 小臻

到溫哥華省親，去當地商場逛街，當然會見到熟悉的時裝品牌，發揮港人本色不買都睇睇兼格價，比較哪裏的東西較抵買。發現衣飾款式相同，標價差不多，但計埋匯率及稅，發現仍然是香港買較便宜。

再看香飲，一碗越南海味湯粉加幣20多元再加15%稅，還有規定給貼士，算起來需港幣百多元。去茶樓飲茶，點心最便宜都要加幣10元，港幣近60元，相對來講香港美食天堂吸引力仍在。難怪不少華人退休人士都回流香港或在大灣區買樓作第二個居住地。除了因兒女都在美加走不得外，他們每年都回來數月去內地遊玩和食中國菜。一如香港人放假喜往內地吃喝玩樂，就是貪消費便宜，花同樣的金錢得到更好的享受，誰都會算這盤賬。應該改稱粵港澳大灣區是美食天堂、購物天堂。

在溫哥華一個大商場見到一間潮玩店，有個位位專賣風靡一時的Labubu，證明它在此也有粉絲，難怪今次帶了Labubu和叮噹公仔給親戚的小朋友玩，他們一眼就知Labubu，但對叮噹他們完全不知，問「這叫什麼？」可見Labubu的市場推廣之厲害。亦反映了每個年代都有其代表性潮流，而潮玩的生命周期會愈來愈

短。Kitty貓、米奇老鼠、叮噹曾是香港幾代小孩的標誌性寵物公仔，陪住他們睡覺的。

如今不同了，早前在深圳一日遊逛商場見到幾間賣潮牌公仔的店，品種多到叫不出所有名稱，各式各類又可愛的表情款式實在令人童心爆發，想擁有它們。當然，成年人的理智超越了購買慾，最終只是「睇了當買咗」，最後拍張相留念記錄下來算了，小孩和少年人不會控制購買慾，父母盡量滿足要求。終於明白潮玩商品經濟暢旺的原因，都反映年輕人的情緒價值，喜歡最重要，所以消費力強的都是年輕人。

Labubu曾被炒到飛起，如今回復正常，市場價值就是實力。延長Labubu的壽命當然是讓其成為影視作品主角。泡泡瑪特（Pop Mart）與新力影業（Sony Pictures）正計劃拍攝Labubu真人和電腦動畫結合的電影，目前處於「早期開發階段」。

現今玩具產品不再是日產Kitty貓和叮噹、米奇老鼠的天下，中國的潮玩品牌將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

隨着時代的發展，人類衡量每件東西、每個人、每件事的價值標準愈來愈市場化，一律以數據說話，這是很科學，科研成果具功能效益，自然彰顯其市場價值。當科技走入人類生活中，能促進社會向高效能發展，AI人才市場價值自然最高。



● 這個Labubu很特別。 作者供圖

# 失戀者的清醒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記得那年某個星期天，幾個朋友聚會時，K接聽一個電話後，神情緊張地對我們說，她弟弟小P因為失戀在酒店鬧室準備自殺，一向關心社會大事的S大姐即時便要大家陪同K和幾個朋友趕到酒店現場。18歲滿臉淚痕的小P，緊握着小瓶安眠藥嚷着要生要死，放在他床邊小几上的一張白紙，寫着歪歪斜斜「她不愛我了」幾個大字。各人你一句我一句，好言好語勸他安靜，還是控制不住他激動的情緒。

S大姐先叫大家守住小P，打電話叫她大哥趕來勸他。她大哥跟小P年齡相差十多年，同是爵士音樂愛好者，是一向談得來的忘年交。他到來後，小P果然情緒稍為平靜一點。S大哥對S大姐和K及我們幾個朋友說：「你們可以回去了，我和小P有話說。」K知道他倆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對他有足夠的信心，也就隨S大姐一起離去，由S大哥單獨留在酒店陪小P。

大家苦苦等待幾小時後，S大哥便傳來消息叫大家放心，小P情緒已漸漸平復，開始放下安眠藥，現在已有胃口同他一起進食由酒店職

員送來的外賣晚餐，很快就會安然退房回家。

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月前K對我們說，她弟弟已跟事後新相識的女朋友結了婚。當日S大哥如何勸解小P，事後S大姐便詳細告訴我們：S大哥自己原來也有過失戀的經驗，傷心程度不下於小P，到底人比較成熟，有天翻看到愛神邱比特的圖片，冷然苦笑亂發神箭的小愛神，不過是愛情的促狹鬼，怎不會有人受傷？忽然清醒問自己：「她可以變心，為什麼我還為她癡心，為什麼我不可以變心？」就是這樣，一剎那間心情豁然開朗起來，S大姐說當日S大哥就是以過來人經驗對小P說自己的故事。

雖然未必所有的失戀者都有同樣的醒悟，只是荳蔻夢中的小P，幸而有個他信賴的S大哥，就此清醒了。



● 愛神也會發錯神經箭。 作者供圖

# 城市烙印

欣有靈犀 王欣

在一個城市久了，就會在心裏落下關於它的印記，那些過往日子的天色、街道的風景，甚至一陣風吹過的城市味道和人們講話的聲音，都成為記憶裏不可磨滅的部分。

我在香港待了十幾年，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操一口「流利」的、深受中原語系影響的廣東話，香港本地人一聽，就知道我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現在臉皮也厚了許多，已經不會因為某幾個字的發音不準就弄到自己面紅耳赤。這是在香港的生存「基本技能」，為的是能跟茶餐廳的老闆或者屋苑的保安聊上幾句，生怕被港式生活所「拋棄」。然而事實證明，我們這群從普通話到廣東話的群體，沒有脫離香港的集體生活，大家活得還挺好，都說不想離開香港太久。

然而一開始與港式生活的融合，也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從港式早餐開始，我驚訝於港人的早餐竟如此「簡單粗暴」：總是ABCDE這幾個選項，來來回回都是雪菜肉絲米粉、沙嗲牛肉公仔麵、火腿通粉……而且幾十年如一日，港人從來沒有抱怨過這種搭配。更加神奇的是，我從

一開始的不適應，竟然到了如若一星期沒碰就會想念的地步。

人的適應能力真的是驚人，多年南北穿梭的生活經驗，練就了我的國際胃口。就像香港社會的中西包容，我們正宗的羊血腸之外，中午可以在中環半山的露天茶餐廳吃一碟乾炒牛河，晚上又可以到新界的圍村和村民們一起共享盆菜，這是多麼奇幻的香港日常啊！

只是身在香港，鄉愁總是藏在味蕾深處。每當看見老鄉在朋友圈發家鄉早點，熱辣辣撒滿胡椒的胡辣湯、皮薄餡足的蒸餃、外脆內軟的油餅，心裏就忍不住發癢，恨不得立刻飛回去大吃快爽。

人就是這樣矛盾，一邊在香港扎根，習慣了這裏的節奏、味道與人情；一邊又時刻牽掛着故鄉的吃食與溫暖。十幾年下來，香港的街景、聲音、氣味，早已刻進生活裏。那口不太標準的廣東話、每天熟悉的早餐、街頭巷尾的煙火氣，都成了我身上深深的港式烙印。

我既帶着家鄉的根，也擁有了香港的日常。在這座城市裏慢慢生活、慢慢扎根，心裏裝着兩種滋味，也裝着兩份歸屬。這便是在香港十幾年，最真實也最溫暖的人生體會。

# 三分春色描來易

百家廊 侯為標

下午碼字時，電腦右下角忽然跳出一個小視窗：AI寫作，快人一步，高品質文章一鍵生成。順帶還給我推薦了一隻「DeepSeek」的股票。

我嘴角微揚，臉上掛着一絲複雜的笑意。點開「DeepSeek」官網，猶豫再三，又將握着滑鼠的食指縮回來，忍住沒有下載，似乎心裏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或者說有點不好意思馬上下手。

至於股票，更沒有勇氣去碰它。我並不想隱瞞，更不想否認，自己是真心喜歡錢的人，有時做夢都希望早點實現財富自由，和摳摳搜搜的日子說再見。但憑目前的智商，要想從股市上薙幾把羊毛，可謂有賊心、沒有賊膽，就算真有天上掉餡餅的美事，憑我這雙不算有力的手，也未必能接得住。於是識趣地按下滑鼠，關閉了眼前這個誘人的小視窗。

和文友們一起茶敘時，也會常常聊到AI創作的話題。坐在哪裏，議論就到哪裏。如今文學創作這行這道水越來越深，「豆包」、「DeepSeek」這樣的智慧軟體，已經強大到不可思議。輸入一個標題，下幾道指令，眨眼工夫，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便已生成。就好比你想吃一道菜，只需要報上菜名，就有無數大廚下廚，添油加醋，為你提供雲服務。就像老鼠爬上了餐桌，躺吃、躺喝都不缺。

AI寫作，雖然功能強大，但對我這樣喜歡懷舊的作者而言，似乎關係並不大，即或被人吹得神乎其神，仍舊不為

所動。迄今為止，對「豆包」、「DeepSeek」類的小程序，連滑鼠都沒點開過，而是堅持苦行僧一般的創作，總覺得經過獨立思考寫出來的文字，才是問心無愧的。哪怕發表得再少，也是自己一字一句、精挑細選出來的結晶。

偶爾也會在檯燈下反省，在眼花繚亂的網絡時代，文學創作形態其實早就此一時、彼一時發生了改變。自己這樣一根筋，在傳統的碼字模式裏固執地堅守，或許在圈子中就是個落伍的笑話。更何況不用AI寫作，並不是值得在眾人面前炫耀的談資。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的速度與激情，正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尤其在追求精準演算法、崇尚完美智慧等層面，已達成高度默契和共識。但在文學創作上，終究還存在肉眼可見的溫差。儘管AI創作可以在轉眼之間，完成一篇邏輯性不錯的文章，但其背後，卻是依靠海量文字資訊提取關鍵字，用一個個冰冷的數位記號，在排列演算法中連成的連貫式語料組合。這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字代工，顯然不能和作者字斟句酌、掰開揉碎的在場感相提並論。因為它既沒有作者血液的澎湃，更沒有作者情感的燃燒。

換句話說，看似萬能的AI創作，其本質卻是一種隱形的格式化複製和模仿，將眾多作者在創作時的情緒和感受，籠統演繹為大眾化的共性敘事樣本。見一

看，朝花夕拾、草木魚蟲，說得有鼻子有眼。但仔細品讀卻會發現，這些文字是缺少溫度的氾濫抒情、故作高深的說理思辨、同質化的說教和套路。

明代劇作家湯顯祖在《牡丹亭·寫真》中曾給我們留下「三分春色描來易，一段傷心畫出難」的至理名言。大致意思是：人的眉目口鼻，是外在的、具象的，容易畫得準確逼真，故曰「描來易」；而人的各種情緒、喜怒哀樂是內在的、抽象的，很難通過繪畫表現出來，故曰「畫出難」。

AI創作與作者調動感官系統，通過生活細節、人物情感謀篇布局創作出來的作品，其根本區別也正在於此。AI創作不會有痛感，也沒有即時的情緒反應，不會因為寫不出一個詞，而挽着頭髮發呆。如果不告訴它，它便無從知道，我內心深處曾經銘骨銘心喜歡過誰？或者正兒八經恨過誰？它知道難受這個詞，卻無從知道難受時的個體化差異。更無法做到作者通過即時靈感，完成從大腦到鍵盤的在場化表達。

當然，我不使用AI創作，並不意味要逃避現實，只是習慣在創作時一字一句地琢磨，言為心聲地認真寫好每個句子，不強求一定能感動別人，但至少要做到不留遺憾先感動自己。這既是对文字的虔誠和敬畏，更是不願被AI所定義，剝奪屬於作者自己獨立思考的想像力和感知力。

# 流浪到揚州

琴台客聚 伍采棠

說是「煙花三月下揚州」，我一路駕車趕趕慢趕，腳步終究還是慢了半拍，抵達揚州時，已是4月初。

又因為人多，一直嚮往的瘦西湖也沒有去看。倒也不覺得遺憾，我一意奔赴揚州的春天，並不為走馬觀花地打卡，只想沉下心來細品。4月的風更和緩，花更繁盛，時光也更慢，恰好能把這份獨屬於江南的溫婉與閒適看得更清，讓我與這座古城，有一場不慌不忙的相遇。

揚州給我的第一個驚喜，是我落腳的寄園旅店。

寄園隱在揚州老城的小巷深處，兜兜轉轉，推開一扇不起眼的木門，便走進了歷經歲月的民國老宅。初見便是驚艷，彷彿穿越回舊時。這座看似普通的宅院，已見證無數風流往事。民國年間，諸多文人雅士、藝術家名家都曾在此駐足，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也曾下榻於此。很難不去想像當年的寄園是何等光景，或許在某個春日午後，梅蘭芳曾在庭院中踱步，賞着院中花木，醞釀戲文身段；或許在月色皎潔的夜晚，廊下燈火闌

珊，往來的名士談詩論畫，笑語漫過院牆。一棟一柱，一磚一瓦，都曾聽過婉轉的唱腔，見過文人的才情，藏着不為人知的舊事。如今人去園靜，可沉澱下來的氣韻卻未消散，反而與老宅的肌理合為一體。

這裏沒有現代酒店的冰冷規整，反倒有着家一般的溫情，還有着歷史建築獨有的厚重與詩意，住下來，就連夜裏做的夢也是帶着古舊的香甜的。

寄園去參觀朱自清舊居，要經過幾條彎彎繞繞的狹窄的巷子，巷子裏花木生長正盛，紫藤花順着牆頭蔓延，垂下一串串紫瑩瑩的花穗，風一吹，伴着花香落下細碎的花瓣；月季開得熱烈，粉的、紅的，花苞挨挨擠擠，綴在青磚黛瓦間，香味遊蕩在巷陌中……思緒便不自覺地飄遠，眼前的草木、院牆，像紫藤的花穗一般串起揚州的千年過往，江南名都的繁華、文人墨客的流連、民國歲月的轉場……皆深藏於此。

到了揚州，總要去富春茶社，赴一場地道的茶約。富春茶社門面不大，內裏乾坤卻不小，方桌木椅，古樸地刻着歲月的痕跡。我獨自前往，嘴饞罷，卻也不敢多點，只要了一

盤蟹黃乾絲，一籠各式點心。後來乘出租車，健談的司機小哥阿濤問我對富春茶社吃食的評價，我只說「和味」。而這兩個字，大抵是資深吃貨對吃食能給出的最高讚賞了。

清晨去旅社附近的天主教堂望彌撒，走的是一條極老舊的街道，走着走着，就遇見一個小集市，沿路擺着賣菜的、賣水果的、賣魚的、賣雞蛋的、賣包點的小攤檔，果紅菜綠，蒸籠冒着熱氣，沒有人大聲叫賣，交易的聲音也是輕柔的。忽地看見路旁剛冒出新芽的樹幹上掛着城市詩歌節的紙牌，上面寫着：「在痛苦的盡頭/一扇門打開/我聽見/我的靈魂在歌唱/說：試試這個春天/試試這個春天。」

那些詩句令人真切地感覺，這是一座能讓人變得柔軟的城市，它有老城市固有的濃濃的煙火味，更有煙火之上的風雅。我也因此想起自己在歌詞中寫的：「誰又不是借了這身皮囊，來赴一場盛大的流浪？」

流浪到揚州，在它的柔軟裏、在它帶着煙火味的風雅中，與寄園邂逅，摺下奔波的暫停鍵，在一個個微小又雋永的瞬間，尋一段舊夢，又何嘗不是旅途中難得的幸事？